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涇野子內篇卷

二十一
二十三

詳校官中書_臣金應琦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

鈴

校對官編修_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_臣戴

琰

欽定四庫全書

。涇野子內篇卷二十

太常南所語

明 呂柟 撰

大器問一貫忠恕忠是一恕是貫先生曰此殊支離曾子平日教門人唯在忠恕上用功故因門人之問則言所謂一貫即我前說的忠恕便是一時間就指出點化門人這處便見曾子已得了一貫了

象先問一友云於事上學恐勞攘如何先生曰心事不相離事上亦所以習心也友又云須要養得心好過事便不錯一了百了也曰事未至時固當涵養至於臨事時亦須要一驗不然若只是靜便感而遂通除非是渾然的聖人故一於定靜而惡與物接恐又墮於禪佛夫子不云執事敬

顧問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一友云恐溺於好了先生曰何不教這友亦如此溺於好也省夫子此箇好

正如纔所謂樂在其中一般豈易得的象先問史記於子在句下有學之二字不知夫子於何處學曰亦只在器數上學而性與天道在其中矣今只觀季札觀樂一篇韶樂當時是甚麼感得人的孔子見當時列國搶攘諸侯大夫尚戰力復觀揖遜之容文明之德如親見的一般且又與他平日祖述的相契合了故不覺感嘆之深至如後世亦有聞樂降自西王母者此却異於孔子之聞韶矣

象先問曾子臨終而啓手足見得他平日未嘗失手失足於人若止是形體則世之得保首領以沒者亦多矣先生曰然曾子一出言未嘗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孝自云戰戰兢兢不知用了多少工夫來故孟子謂守身事親今之為官者無見於此而傷人害物無所不至故人至痛詈有傷及祖父者皆是辱親不孝之大者故孝子必敬其身者懼辱親也問任重何以要弘道遠何以要毅先生曰天下之老皆為吾老天下之幼皆為吾

幼心胸何等大著故程子謂西銘言弘之道心便如此
弘了而私意少有間息便是不毅觀曾子臨終他人救
死不暇心中不安雖一簣之微亦必易之者他是何等
毅仁以為已任死而後已此曾子所以能踐形惟肖乎
象先問聖人仁天下之心無窮而何不使民知也先生
曰只一縣之地數百里爾人人能使之知乎問廣設鄉
校如何曰只一學中為師之教同也而士子亦便有知
有不知者況凡民乎故只好肅條教而使之率由斯可

爾問如此則聖人仁天下之心何以遂乎曰無君子莫
治野人只是廣舉賢才布列在位導之而生養遂教之
而倫理明強無凌弱衆無暴寡智無詐愚聖人之仁心
亦庶幾乎少遂謂必使人人皆知得聖人之心雖堯舜
亦或以為病矣

洲問有天下者之樂所奏者何音所舞者何容先生曰
只求之聲容亦末矣問何謂本曰予不嘗說賈誼請文
帝興禮樂文帝謙讓未遑世皆以為過殊不知文帝曾

遣人口受尚書於伏生故他曾看過二典來如天下水土未平便舉禹敷治黎民阻飢便舉棄躬稼穡民未知教便舉契明倫民情不齊便舉皋陶明刑弼教民用不利便舉工虞至於一草一木亦使之得所然後禮樂可興故然後命伯夷典禮夔典樂不然只一夔安能致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哉後之有天下者非不作樂閭閻之間困苦咨嗟聞其鐘鼓之聲見干翟之舞莫不疾首蹙額相告者矣此亦謂之能樂乎問樂作本之人心矣

而得人心何所始乎曰在得賢故野無遺賢則萬邦咸寧以是知尚書是為治根本有天下者要思得之不然舍此別尋箇路蹊只是箇小康只是箇雜霸

象先問近日為學之弊用心太過則傷於急迫不及又墮於悠悠如何先生曰有要焉只在勿忘勿助

象先問君子人不知而不愠豈由有所見乎謝頤曰亦由有所養先生曰他當初為學只是為己無心於人知與不知故不愠若為人而學則人不知時不勝其怨且

尤矣惟孔子是此學觀其言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
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故學只在不求人知如諸生應試
或有中不中的胸中果能無芥蒂否不然只求人知不
求天知不得謂之君子之學吾近日過解王克孝之父
言克孝夜半苦學嘗勸止之曰汝旣不應科第讀此書
當誰知耶克孝應之曰豈有讀書之人要人知耶亦近
此

汪洲問靜時看書少有得一到擾攘時便不能入如何

先生曰雖動亦靜可也然靜時無工夫乎曰怎麼無工夫廓然大公可也象先曰程子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似又工夫多在靜時做也先生曰此或對世之浮泛不定者發也定性書不云動亦定靜亦定也然則何以能定乎曰在知止

先生曰先儒謂曾子大賢也尚一日三省吾人無所不省可也其言似矣而實不然象先曰邢恕一日三檢點程子謂其餘理會甚事是乎曰是矣而亦未盡也我不

嘗說來此是曾子揀切已病痛處做工夫故日以此三
事自省今日諸生病痛或只在為人謀上或只在友信
師傳上或不在此三事只在好名與好利上亦從自家
切已病痛察治亦便是學曾子之學象先曰如此看來
益可見曾子自治切處先生曰見得誠切處此猶在曾
子者也行得誠切處此方在汝賢者也時象先默然有
省

一生問為學而苦於治生之不足如之何先生曰無不

足者只要見得破耕可商可傭卜亦可何妨為學昔管
寧華歆共鋤而獲金歆熟視之寧竟擲不視此不外耕
而學的韓康伯隱於長安市賣藥不二價有一女子買
藥長安市中聞藥價不二問曰子莫不是韓康伯否此
不外商而學的又如漢嚴君平賣卜凡有父兄來問便
教以慈愛有子弟來問便教以孝敬此雖賣卜亦未嘗
外學諸生亦嘗有此學者乎未也故為學不患身貧只
患無志爾艾希淳曰見得破三字是主本

象先問樂與好禮子貢至聞性與天道時亦幾能乎先
生曰子貢嘗結駟而過原憲之門見其家無儲儋石室
如懸磬曰若是乎子之病也憲曰是貧也非病也由此
觀之無諂無驕或未之盡況樂與好禮乎問貧非不能
好禮富非不可樂二者恐互言之曰貧又何以為禮富
又難於樂乎此居家宰而握髮吐哺赤舄几几惟周公
之稱疏食飲水而樂在其中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孔
顏之外無幾也

象先問小序於周南多言后妃之化而不及文王恐未然乎先生曰此序之善也后妃如此則主后妃者可知矣此正可見刑于寡妻問文王何以能致此曰只在慎獨故程子云慎獨然後可以行王道

象先問孔子觀人視以觀由察安孟子觀人只說聽言觀眸子何以不同先生曰子試言之對曰恐孔子之法觀人於終身者也孟子之法觀人於一時者也曰此亦是但不可只去觀人須是先要自觀在我者果何道可

以觀人於常如孔子何道可以觀人於暫如孟子乃有益

先生每謂仁是聖門教人第一義故今之學者必先學仁一生初見先生多不省先生曰今欲為這學須是換了這箇心腸纔好其生愕然曰何謂也曰天始生人這心腸元來人人都是有的只為生來或是氣稟欠此或是習染雜此把這心腸都失了只是箇塊然血肉之軀與仁相隔遠著所以要把這氣習變易盡了纔得與這

仁通如修養家所謂脫胎換骨一般非是教諸生外面討箇仁來也其生至是始釋然

象先問李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其原皆起於不仁故繼以人而不仁於二章之後記者之意深乎先生曰是如此觀其曰可忍正是不仁問三家之不仁其原又何所自曰我不嘗說來亦只起於恥惡衣惡食語未畢一生遽問知其說者之知字如何先生曰纔所言汝盡知之乎對曰猶未能盡知曰未知豈可不求知既而又曰

三家正所謂不知其說者苟知其說誠敬立而仁孝之意油然而生矣而又有八佾之舞雍詩之歌乎

諸生聽講中間適有將一卿佐送穆玄庵詩呈中有云萍情分野水宦迹等浮漚先生稱善遂示諸生一幼生徑先取看先生曰此非讓道也且不知講書是學是處正是實學諸生悚然曰此可見老先生無往非教先生曰非是我無往非教正要汝輩心無往不存爾夫孟子不云徐行後長謂之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只一徐

行揖讓之間而堯舜之道便在此今人這處皆忽略過了衆先曰老氏云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似亦能讓而何以不可入堯舜之道曰老氏之心只是要討便益幾曾有真心讓來此正王霸之分幾微之辨却又不可不慎蒙問多聞多見則學博擇精守約矣而祿在其中是修天爵而人爵自至否先生曰古人為學是這般切實只一言行間道理便盡得了故易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且祿在其中只是詩之自求多福一般若說人爵自至

便與子張之病不對証了徐又嘆曰今人只肯多聞多
見便亦是學了象先曰何謂也曰如古人有一善言或
不知聞的或知聞了久之即厭倦的或又謂吾自有真
知而不肯下心多聞的古人有一善行或不知見的或
知見了視之若不切身的或又謂吾自有真見而不必
多見的只這心便與道理扞格著此吾謂孔子至聖只
在好古敏求舜之大智只在好問好察況下舜孔者乎
頃之間夏殷之禮孔子何以皆能言之先生曰亦只從

多聞多見中來爾如一箇禮不知便問於耆弘下至一琴不知亦便問於師襄學問是這樣大是以當時一萍實之微他亦便知得而况二代典禮之大然則何以不足徵曰或者是傷時不能復行二代之典禮乎然其缺略處亦不能無也

先生謂諸生曰射只是六藝之一何謂便稱君子洲曰進退周旋中禮非君子不能象先曰觀子路出延射公罔之裘序點揚觶數語非君子莫與先生曰也皆是但

看來射是箇極難事如手便要執弓矢目要審的耳要聽詩如射義云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賢乎及三揖而後升堂下堂猶揖不勝者飲則射雖是一藝非禮樂具脩才德蕪全者不能此之謂不爭其爭也君子

象先問和靖云命為中人以下說若聖人只有箇義伊川以為是將恐未然乎先生曰天命之謂性命還在性上的豈止中人可言孔孟於斯道之廢興衛卿之得不

得皆曰有命故我曾有送晉江顧新山語云命不立則義不精義不明則命不著亦只是作一樣省蓋義命元非二物也

王生問里仁為美是言擇里乎抑擇仁乎先生曰還是擇仁而與里亦自相通仁如夷則頑廉懦立如惠則鄙寬薄敦所居而化矣語未盡一生曰如某先生只著述後世便化為訓詁某先生只頓悟後世便化為空寂先生今日講躬行却好也先生曰此又揚我抑人陷於此

方失却纔所謂仁也象先曰欲為仁此處恐亦須要擇
先生曰擇而為可也擇而言不可也問比方則務外馳
故不得為仁乎曰正是纔比方人便較失却為已但只
揀今日所言心裏存著身上行著仁在其中矣

洲問好仁者所至似又愈於惡不仁者先生曰天下之
道只有箇仁與不仁而已入之情亦只有箇好惡而已
象先曰或有知好仁矣係於小人之不仁或不知惡亦
有知惡不仁矣作主不定或已之有仁不能自強如何

先生曰好仁而不知惡不仁還是好之未至也惡不仁而不知好仁亦惡之未至也未盡好惡之道者也蓋仁元只是一箇理好惡元只是一箇情

象先夜侍坐問昔程子張子在興國寺中講易致子厚徹皐比不知是甚樣講先生曰恐亦只在人事上推求問邵克夫問伊川今年雷起處伊川云起處起此語亦徑捷曰此是伊川總說箇起處起徑捷亦無益問若正言之當何如曰只合言君子恐懼修省

象先問即事即物皆是學漆雕開謂吾斯之未能信不亦拘乎先生曰謂即仕而學在焉可也謂斯之未能信而以仕學焉不可也此孔子所以惡子路之佞開一味自信而不苟出夫子所以取其志

洲問程子謂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先生曰開知足以守而行未大點言有餘而行不掩廣開之志踐點之言斯其見其庶幾乎

象先問子張問子文文子之仁夫子不許者何故先生

曰此是子張之舊病又發作了他見子文之三仕三已無愠色文子之潔身累違之一邦是何等聲稱以為仁在是矣夫子之不許是即救聞以達救行以忠信之遺旨也且仁者所居而化豈復有弑逆之賊生於其朝有不仁則早見豫待又豈有僭王之人而甘為之執政乎問如此則二子之所謂清與忠者恐亦未之盡曰噫若是則又過求矣

顧問以約失之者之約是約禮之約否先生曰也是約

正如綜約一般布絲之千條萬緒自有理而不亂又如
人之一身有四體五官百骸總是約束於一心不然心
不得其理則百骸舉莫知所屬矣是故以約失之者鮮
洲問狂簡先生作兩人看如何先生曰孟子元是做兩
樣人看來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昔董
仲舒稱仲尼之門羞稱五霸故縱橫闔捭之徒孔門皆
是沒有的只有這兩樣人或過不及而已故孔子只裁
抑之使歸中行便可以入聖

一生問人言是我亦應以為是人言非我亦應以為非
如此似亦不失和氣先生曰此只是箇無不可爾孔子
太和元氣却不是如此又有箇無可者在也

象生問申申天天聖人盛德之至自然形見出來與衆
不同非有意也學者須是一於恭敬恐不可拘拘於此
等處學先生曰學者亦須有舒展時纔是然只要心存
不放則美在其中暢於四肢自是一般氣象不然不於
大本處學而一一於容貌上求之是又與初學模倣紅

本子無異矣

椿問求仁得仁孔子取他遜國而逃諫伐而餓亦在其
中乎先生曰此是程子後來僥入的子貢初問只在遜
國故夫子答亦主之象先問夷齊之事方正學識其有
未是然乎先生曰時有中子無害也問使無中子則如
之何曰叔齊當立象先曰長庶乃萬世之經孤竹或一
時之命恐伯夷立為是先生曰太王舍泰伯而立李歷
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未聞王季武王不是也故父

意在叔齊伯夷當為泰伯伯邑考可也叔齊當為王季
武王可也問泰伯逃矣仲雍或欲立則如之何曰仲雍
立也然不違父命乎故伯夷之逃是以兄遜弟可謂之
讓若季歷不管仲雍肯與不肯必欲據之以弟逆兄是
謂之攘又不可執一論

象先問子路請禱是否先生曰怎麼是子路此箇病痛
正如使門人為臣一般問夫子平日謙已誨人此處又
直自任如何曰夫子言天便與天對得的言地便與地

對得的言鬼神便與鬼神對得的而猶曰禱亦是謙詞
然學者須是學到質諸鬼神無疑如孔子方是學問學
者何以能便得到此曰在慎獨始之不愧屋漏熟之便
是某之禱久

象先問宋哲宗時明堂禮成而溫公薨伊川云子於是
日哭則不歌故不弔東坡云未聞歌則不哭此言雖發
得不平却未嘗不是先生曰聖人說毋意必固我人言
是處便當從只要已是便是有我象先曰伊川於東坡

能如明道於安石便好先生曰明道幾於無我矣問伊川東坡之事恐亦成於二家之門人乎先生曰朱陸之學亦是如此久之又曰二公亦不能辭其責

象先問近日武職甚是削弱先生曰文武並重長久之道也武職弱了緩急便不可為用且他心下蓄憤不平到有事時便得以逞如宋澶淵之役高瓊便斥文臣云君何不賦一詩以退敵耶此可見武職亦不可輕矣象先曰今日司國計者又每言安得此有用之糧以養此

無用之兵先生曰不養之於未用之先安望其用於有事之日凡學者於這消息盈虛之理知得了他日用事便會不錯

一生問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如何先生曰觀此可以知人之胸次矣太宰便以藝者做箇極大的子貢便以藝者做箇極小的夫子便把這藝者做一樣無大無小也故太宰蔽於物子貢猶有物夫子無物又曰只這處教顏子如何從得高堅前後之嘆其亦在此乎

象先問聖人無我人便有我者何故先生曰只是不仁
不仁故有我人一有我則人便得與我為敵雖近日兄
弟朋友數人中間亦便許多町畦藩籬隔斷了是以西
銘言乾坤便是吾父母物便是吾與他把已身放在天
地萬物中作一樣看故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問
顏子能幾於無我何以於夫子猶有高堅前後之嘆乎
曰顏子三月之後未免有一息夫子便無息譬之天然
其為物不二故今日是晴的來日之陰雨便不可知其

生成品彙人便不可得而測又曰此便是夫子之高堅
前後處此顏子所以猶用仰鑽瞻忽工夫

先生謂諸生昨看仰鑽瞻忽亦有得否諸生未及應一
生遽問逝者如斯先生曰看來汝還未曾仰鑽瞻忽也
一生又默然不應先生曰道體本是箇不息的此處心
不存亦便是息了與這逝水不相似頃之又問程子云
天德王道而歸其要於慎獨與王道若不相及也先生
曰舜之治起於為汭文之化始於刑于後世只從外面

做將來所以縱做得好只是箇雜霸是故王道在慎獨久之自強不息久之純亦不已發之事業便是純王之治程子把慎獨王道打做一片說此語甚緊切

象先問抑戒賓筵諸侯之詩何以不居國風豳風王業根本所係也何以不入雅先生曰抑戒賓筵武公入於王朝時為是詩以諷厲王豳風周公遭流言居東而作者也然則抑賓筵何以為雅之變豳何為居變風之終曰抑戒賓筵刺厲王之詞君臣相刺其能正乎文中子

又不云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正其惟周公乎係之幽遠矣哉

先生曰夫子在鄉黨而恂恂原他謙謙之志自是如此非是矯飾取容悅的至於宗廟朝廷也須便便不然或至害事病民此處可見夫子愛兄敬長之心為國為民之念故觀聖人之言貌當先觀聖人之心術纔得

象先問疏食菜羹瓜祭只恐作瓜字亦無害先生曰然詩云疆場有瓜故亦有瓜祭的又曰聖人存心不苟只

在這小節上愈加敬見得如著件締綌他便欲表出不見體如箇席不正亦便不坐食饌而餽亦便不食皆是禮節之細而中庸天下國家之九經夏商周之因革損益亦是此物故鄉黨一篇多是飲食衣服言動之微而天下萬世之大經大法皆自此出故每謂此篇是夫子行之一貫

有一生喪其室情不能自制來見請教先生曰汝父母何如對曰幸康泰汝兄弟何如對曰能成立先生笑曰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此是最樂的夫何憂又云但妻頗
賢故情有不能自克爾先生曰有子乎對曰有三子先
生曰子存即妻存矣若為妻如此萬一手足有變當何
如萬一怙恃有變又當何如夫妻賢是汝刑于之功至
於死生壽殀有命存焉汝不得而與也生又云適見一
先生示教云此處只好為學如何先生曰我纔所言非
是學耶其生時亦有悟

涇野子內篇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涇野子內篇卷二十一

明 呂柟 撰

太常南所語

乙未正月二十八日先生至太常南所曰諸友今日聚講而不懈者必意氣之相孚也如有疑處俱當吐露無隱我嘗謂孔門諸賢真得唐虞精一之學如子路不悅又曰子之迂也宛然唐虞都兪吁咈之遺看來唐虞聖

賢尚相辯難吾人萬不及前聖如何隱而不露蓄疑不發問寡尤寡悔何以謂祿在其中先生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祿在其中者人人有貴於己也然則何以謂多聞多見曰多聞如稽之典籍詢之父老多見如論古人之行事觀今人之善迹是也楊應詔曰焉得盡天下之聞見乎曰有好問好察之心則於聞見也惟憂其不多應詔又云如天下之兵戎邊務必須讀天下之書識天下之險阨如何而為要塞如何而為處置得宜然後履斯

任而不差若未先明諸心徒恃居官專資於人恐不可也先生笑曰予嘗謂舜有四箇耳目禹有九箇手足蓋舜以四海之耳目為耳目禹以九州之手足為手足也舜禹以至公至仁為本是故察邇言拜昌言自能天下風動允殖並不在於多聞見也邦彥云如邊務當先有聞見於己此固是至於中間人情之未安土俗之未便必須詢諸父老度諸時勢然後舉措克成其事若徒持一己之見執一定之法而應天下之變不幾敗乃公事

乎一生說舜聞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其心只是虛以受人應詔未俟其言之畢而又問先生曰一人之聞見邦彥尚弗能取而欲取天下之聞見信乎難矣看來心還要虛如心一虛則雖天下之聞見不見其有餘如或弗虛則雖一人之聞見亦祇見其足矣吾輩今日聚講亦不可徒多聞見而心不求其虛也

問夫子嘗云放鄭聲何以又詩存鄭衛之風而不刪先生曰夫子之放鄭聲者非放鄭衛之詩也盖言成文謂

之聲鄭人生於沙土之上聲音婉媚甚蕩人心志故特
曰放之若今鄭詩紀一國致亂之由為後世興亡之戒
盡目之淫亂之詩可乎後來唐之杜甫鮑照諸人或憤
忠而詠或傷時而發雖不足以繼三百篇然人誦之其
世之衰亂俗之薄惡皆得知之此亦不可忽也

應詔問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如應詔近來獨處靜坐或
對衆人未免樂於放肆而惡於檢束心欲嚴整而終不
能如之何先生曰還是不敬心一於敬則自莊肅矣應

詔曰詔心非不欲莊肅特無下手工夫先生笑曰敬外
又豈有工夫耶惟熟於心則自不難耳王材起曰楊邦
彥通為詩文纏縛故有是說先生曰子卿可謂邦彥之
直友矣但人有聰明切不可錯用我敝省有一先生天
資甚高筆力甚健每作文陋韓蘇而駕馬班賦詩卑李
杜而邁漢魏真可謂一時之才士矣我嘗謂使斯人而
在孔門好學不已則何顏曾思孟之不可為特其所見
未破故終身滯於此耳邦彥果能先立乎其大者由是

文必法六經詩必法三百則凡措諸言詞者一皆胸中
流出有何不可

鄧廷選問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先生曰仁還是禮樂之
本夫子序此章於八佾歌雍之後者蓋言季氏之不仁
也故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忍即是不仁先儒嘗以
公言仁又以愛言仁愛字最說得好如人深有愛君親
上之心則自不敢越禮僭樂矣又問序和與仁何以別
先生曰譬如事官長處僚友今日之相聚長少次立便

是序中間從容揖遜便是和若皆出於真誠惻怛此便謂之仁然必仁為之主則自然無不和無不序又問林放問禮之本夫子何不告之以此而止云儉戚先生曰儉戚豈就為禮之本哉蓋禮貴得中如人家行吉禮一般專事奢侈固過也若一於儉而無敬則又不及矣至於有親之喪專事繁文固過也若一於哀戚而凡附於身附於棺者通不著意豈得為禮之中乎故謂儉戚為禮之本則不可也謂儉戚近禮之本可也觀一寧字自

見

王材問韶之盡美與武未盡善固在於揖遜征伐而謂性之反之何以見也先生曰舜之由仁義行得於性之者武之盤盂几杖有銘丹宸有箴實由於反之故發於音容上皆可見也應詔曰先儒謂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在三代則有大夏大武在漢唐亦有七德九功之舞我太祖之定天下有陶凱宋濂王禕牛諒博學諸賢乃於禮樂二書不定今禮有大明集禮至於樂則闕然是豈

樂之難制乎抑樂之難究其音而不制之乎先生曰如
邦彥之論似乎樂之難以予論樂似乎樂之易我嘗說
賈誼每勸文帝改正朔興禮樂文帝謙讓曰方今天下
瘡痍萬民失所我於禮樂未遑也後人云使文帝能用
賈誼不知如何其制作也我說文帝不暇於制作之文
而真有制作之實恭修玄默示敦朴為天下先斯時吏
安其官民樂其業閭閻饜梁肉海內謳歌雖謂非文帝
之禮樂不可也傳至武帝以李延年為協律郎以公孫

卿壺遂而改正朔定厯數斯時海內虛耗百姓疲敝起
為盜賊人甚以亡秦之續譏之雖謂武帝之能禮樂不
可也國初之事豈非漢文之意乎哉吾輩今日相聚正
要學術講得明白後有州牧公卿之責務要求禮樂之
實先以愛民之心為本始得切不可今日更一法度明
日更一禮樂以致天下哀怨也獨不觀宋之王安石學
問何嘗不博亦只為欲變禮樂壞盡天下蒼生至今人
不屑齒者不急其本也邦彥所謂作樂其亦知所先後

乎衆愕然曰此先生端本之論也

應詔問敬以行簡與居簡之簡同乎曰敬是行簡之本如居簡則一於苟而不能臨民者也應詔起曰敬以行簡固然如簿書錢穀之繁軍戎祭祀之事皆國用所不能無者若徒執一行簡亦可乎先生曰此正見行簡有其要也彼諸葛孔明每事必周勤後來便食少事繁此盖不知其要矣應詔又問然則要在用人乎曰要在於敬能敬以自治而無纖毫私滯於其中則自然會用人

自然會理財事事有緒而不亂矣如自家無敬之本惟事苟簡吾見一身且弗治安望其能臨民看來今日之講不難於簡而難於敬賢輩他日居位蒞政切不可忽此敬字

問不遷不貳如何先生曰不遷怒發而中節之和不貳過幾於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顏子逐日在這性情上用功怎麼不謂之好學又問何以見得性情曰七情之中惟怒為甚怒而不遷則凡七情皆得其正矣人性至善

金
卷二十一
本無過失過而不貳則馴致於至善矣應詔問做不貳
工夫有甚下手先生曰不貳中要一箇勇字能勇則改
過不吝不遷如何曰凡人之有怒必先有私心繫累故
程子謂忘怒而觀理之是非然欲到忘處必須於私心
一刀斬斷方纔做得非勇亦不能邦彥若欲下手盍先
從勇上用功講畢又曰致廣大而盡精微始可語夫不
遷怒極高明而道中庸始可語夫不貳過

先生講古有三疾謂諸生曰天下人病痛甚多夫子獨

嘆三件者何謝顧曰狂者是過的一邊矜者類乎狷是
不及一邊愚則不能狂又不能狷天下只是三等人故
夫子嘆乎曰誠然但古人之疾猶是實心今人雖三疾
亦不似古蓋習俗之染甚可惡也問夫子言性相近習
相遠矣又言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者何言人性相近其
本元無不善但習染後始相遠也除是上智下愚者則
不能移耳蓋言人性之善也如堯舜桀紂顏回越椒數
百年之內億萬人之中始有一人焉看來天下可移者

還多而不可移者甚少可見還是性之本善也一生曰
此兼氣質之性乎曰天命之性非氣質何處求如何分
得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如之何曰疇蹴之食乞人不屑
此亦可見然終不如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合觀之更覺親切至於韓子性有三品之說似有兩可
之疑誤看了上智下愚也

問鄙夫何以不能事其君先生曰鄙如邊鄙鄙陋之鄙
非王都之內一般人惟鄙陋則心小阿諛為容逢迎為

悅終日患得患失更有甚念頭到君上也

先生曰論語只學而與孝弟兩章便可盡為學之道學箇甚麼也只是箇仁然學仁從那裏起只於孝弟上起孝弟則九族惇睦以此百姓昭明以此於變時雍鳥獸魚鼈之咸若者以此孝弟便是箇根因而仁民愛物之枝葉花萼油然而生不能已也如西銘便具為仁的道理象先問然則西銘可以盡仁乎曰程子謂西銘言弘仁之道為仁之方也而孝弟則所以行仁之本也是故君

子務本不可專靠西銘不然則牆屋上貼的仁與身體上貼的仁豈能相干邪

子實問朝聞道如何曰試言所以聞的氣象子實言是持身不變的意顧言如聞性與天道之聞象先言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一般先生曰也皆是但所以得聞道處汝輩皆未說及耳諸生請問先生曰我和汝輩於這道都是可得聞的只緣血肉之軀包裹著惟終日戚戚或是居室不安或是衣服不美或是飲食不豐這等念

慮橫於胸中怎麼得聞道故須實見得這道舉天下萬事萬物無以尚之如好酒者惟知酒之美好貨者惟知利之美故雖酒貨殺其身亦不悔焉是聞酒聞貨者矣觀此可求所以聞道氣象也諸生問今有一言官被罪從容就義亦聞道否先生曰固是好的未知他果無怨悔否若有一毫怨悔猶算不得因勉之曰聞道亦是難事不可容易看過

椿問治國治家禮樂非仁不能而夫子於由赤許以治

國家禮樂不許其仁謂何先生曰仁體大而無不在者也觀易體仁足以長人則知天下萬物皆在仁中是甚樣宏大千乘百乘賓客豈足以盡之乎故三子或以一時一事之仁則有之求全體不息便不能故夫子不許洲問甯武子之愚何以不可及先生曰元咥爭訟成公被囚智巧之士所深避者武子不避艱難卒以全君此其愚可得而及耶又問如此則死難者在所取然夫子不取召忽者何曰管仲舍邪而就正者也召忽者甘於

輔邪者也故曰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象先問武子
之事亦庶幾於仁乎曰否仁則上下化之或公不至於
被囚而其愚亦可泯於無迹故曰謂之忠則可謂之仁
則未也

洲問無私心而當於理是可言仁而義亦在其中否先
生曰只不息便是箇仁義不待言也應熊言只為富貴
念慮擺脫不開能如顏子之不改樂便能不息先生曰
此亦是渾淪說了人各有箇息處提起便會不息便是

仁如伊尹一夫不獲如已納之溝中范文正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是也徐紳言一家之中父子弟兄猶可推之到他人便不相干先生曰這還要相干椿問此處却甚難曰體西銘意思常存乾父坤母之心則推之一家如此一鄉如此大之一國與天下亦如此這便相干了患人不立志耳

洲問前日看先生因聞其說夫子之志重在朋友信之上如何先生曰言語各有攸重彼亦因事而發如與無

位者交謂之朋友與有位者交謂之僚友不相信道便
不得行如今朋友不信道便不明道既不明自不能行
如何得老安少懷以此三事雖並稱而友信一言又最
重

延祀問西銘定性大指如何先生曰西銘是仁孝定性
是知止有定子實言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是聖人事又
何用知止先生曰惟其真知故靜亦定動亦定內外兩
忘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即易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者也細思之西銘就如孔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雖坐必作一般氣象定性就是顏子不遷怒不貳過的氣象故求觀二篇大旨須自孔顏身上尋看又要自己身上尋看得

洲問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如何先生曰吾舊將能字重看蓋博施夫人所能博施而濟衆則或有不能曾以賑饑一事言見聖人固有是心然其所及則非聖人一手足耳目之所能也是聖人能於博施而不能於濟衆觀

此則堯舜猶病可見洲又問昔有陳巡撫過徽問中庸
位天地育萬物古今人誰盡得諸生對惟堯舜能然陳
公曰夫子說堯舜猶病者看來亦未盡得先生笑曰當
時何不對曰惟都先生盡得象先言猶病者亦自其心
不自足而言先生曰正是如此不然則堯舜之民於變
時雍古今之治莫有尚焉者若真以為病而不能位天
地育萬物則古今何人不病而中庸之語夫子豈虛設
無歸著的故猶病二字只可以之推堯舜之心不可執

之而少堯舜之治

椿問求仁得仁是蕪遜國諫伐否先生曰還是專言遜國蓋子貢惟問爭國之事也椿又問使夫子仕衛亦有此事乎胡氏謂命公子郢而立之果得夫子當時處之之微意乎先生曰夫子得久於衛必能化之無這樣事胡氏之言在夫子未必如是也象先問人謂輒當迎父遜國卒不肯立則尊之如唐之太上皇之制如何曰如此則是告輒以偽矣蓋崩殯以淫亂之恥乃人子之情

至不忍者非有大罪逆也輒若誠心迎立而崩殯能保其宗廟奉其祭祀收其人心一反其既往之愆則雖靈公生存不復怒焉即昔人所謂子方回過於睢陽而父遂解顏於溱洧者矣况靈公已卒世乎若是而立之以次傳位於輒則在靈公無逐子立孫之嫌在崩殯無怨父怒子之恨在衛輒無承祖拒父之非父父子子祖祖孫孫又何不可

蒙問曲肱而枕之富貴未嘗不可先生曰富貴則上莞

下簞何必曲肱然夫子於蔬食飲水處皆是樂學者不是衣食不足便是功名纏縛怎麼得樂象先問世之隱而不仕者志在山中把外面功名富貴皆放得下如何先生曰此雖不足與語聖人外面勢利紛華似亦擺脫得開必須察他心中安否我嘗說箇達磨面壁十年外面如此未知他心下如何隱者雖是寄跡山林又不知他心下如何也

洲問聖人嘆有恒之難如何先生曰聖人固是神明不

測者也君子固是才德出衆者也善人固是志仁無惡者也故皆不易見矣若夫有恒者必於平日無時不然無處不然過此亦幾於聖人君子如何容易得見

寅問三以天下讓如何先生曰還是讓周若作讓商說太王怎麼有取天下意故自當時言決是讓周天下字是武王已有天下後孔子追言之也寅又問躬行君子是子臣弟友之道否先生曰也是言未已寅又問不改其樂是樂道忘貧乎先生曰若說樂道便有彼此將發

明其故寅又問性與天道之聞云云先生曰這等如何得聞一部論語汝欲一時都了亦甚看得易矣寅漸起曰是貪多先生曰欲仁而得仁又焉貪但還要循序而進可

一日諸生請講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適有二生自監中來因言近日方得撥歷云云子實遂言司成可謂太執矣先生曰纔說出辭氣斯遠鄙倍而子遽忘之乎此心一息不存便會忘了久之曰以此知工夫不可一時不

密

洲問記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與夫子興詩立
禮成樂之次不同如何先生曰先王之世人人知學故
其設立教條之常規如此後世政教廢弛士風益偷夫
子之時已大非先王之日矣故變例以示人爾又曰興
與泯滅對立與僵伏對成與中道而止對

椿問高堅前後如何先生曰高明配天可以言高博厚
配地可以言堅日月代明四時錯行可以言瞻前忽後

此夫子之道直是無窮盡無方體顏子所以難於進步而有是嘆也然則博文約禮其學之法乎曰此夫子之善教也如易曰遠取諸物是博文之事近取諸身是約禮之事然有先後乎曰二者並進一文之博一禮之約非博了文而方約禮也顏子之竭才正是並進蓋高堅前後道無一息之停學道者亦當無一息之間如今日讀書不得其義理輒自阻焉顏子惟於仰鑽瞻忽之際愈自強不急故所立卓爾又曰此章極言顏子當時學

孔子的氣象只在竭才而已今人只緣不竭才

椿問陽明先生謂四五十無聞是不聞道疾沒世而名不稱是疾名不稱道如何先生曰說不聞道是說疾名不稱道則非也蓋生而務名固君子之所深戒若夫沒世而猶無令名之播則其平生無行可知矣非君子之疾而何

椿問顏曾可與權否先生曰也可與權如用舍行藏仰鑽瞻忽曾子聞一貫答門人以忠恕謂非權不能也二

子固可與權然須觀其所立處簞食瓢飲回也不改其
樂魯君致邑曾子三四返而不受故權雖難於立而必
立後方能權汝輩欲學顏曾之權請先從他立處起
寅問唯酒無量不及亂朱子講作以醉為節而不及亂
耳如何先生曰纔醉無有不亂者矣若孔子言無量者
或是三行五行不拘限量庶不及亂故書曰德將無醉
亦是此意

涇野子內篇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涇野子內篇卷二十二

明 呂柟 撰

太常南所語

楷問今日時文體製當何適從先生曰文字要意新則辭自不腐不必在字句上著力何以能意新曰躬行自得之語便別

謝顧說二程抄釋某人雖有不肯借人先生曰得之而

誦誦之而躬行可也得之而藏藏之而束之高閣不可也

楷問作文怎的是新意先生曰只要發揮本題如樹木然從根發出者自有生意葉也綠花也紅愈看愈好若徒擊取陳言以為已說譬如攘取別處花葉縛在樹上自莫有生意楷問此生意須是由體驗乃得先生曰要躬行且如韓子作文也還刻削如漢董仲舒汲長孺其文質實自然有生意長孺對武帝只說陛下內多欲而

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又如諸葛武侯二表皆是
何等氣象一生曰韓子之文其文與時高下不得不
然先生曰此係所養不係於時且如濂溪明道之文發
出自然意新與韓子不同杜子美語不驚人死不休陳
無已閉門覓句這都為世俗所累反忘其大者不可學
也須立課程紀載日之言動念慮如古人黑白豆法則
時文之業亦在其中

楷問博學於文切要用功何如先生曰程子言莫若察

之於吾身如念之所起身之所接事之所處一飲食一
動靜一衣服都是窮理若知到自得處纔是約禮楷曰
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似博文以畜其德似約禮乎先生
曰然又問求仁之要在放心上求否先生曰放心各人
分上都不同或放心於貨利或放心於飲食或放心於
衣服或放心於宮室或放心於勢位其放有不同人各
隨其放處收斂之便是為仁如朋友相會或一言之善
一行之美或威儀言語處相觀而善若能為得這箇仁

的學問則他日居官自會愛民愛國也

楷問稱叔度者曰汪汪千頃波澄之不清滄之不濁此外不知史書上更有甚稱語否先生曰此力行之士也只此數語已見其全矣不在多也如顏子稱夫子只說仰鑽瞻忽四句其他游夏何能說得到此且其所以仰鑽瞻忽者是箇甚麼

先生一日雪中坐清風亭楷輩侍坐言及寇司寇之善政為京兆尹時武宗南巡有太監預選女子千餘人以

俟乃居之空倉中數日死者一二十人寇公請太監曰
此女子候朝廷幸而菜色如此恐反取罪太監懼曰何
以處之寇公曰莫若令其親人或食店酒肆領出置立
簿籍記其姓名臨期召用亦未為晚太監從之女子得
出感寇公之仁無不號泣者一言而活千餘人

楷問孔門諸賢之字皆有意義不似後人誇張且俗也
先生曰當時諸弟子名字似皆經孔子所更改者如閔
損字子騫損是貶損騫是騫舉如顏回字子淵淵水取

其回曲濶遠仲由字子路冉耕字伯牛尤更明顯後世如王績字無功仲淹曰朋友之功缺矣蓋古者命字長以伯次以仲少以季居多楷因泛舉不已先生曰學貴識其大者故孟子武侯之學皆識其大如曰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蓋得其五人之意雖三人忘了亦可如屑屑於人名字句上求恐務其近小而遺其遠大者也

楷問不失讀書之法而有以得乎為學之道何如先生

曰在力行耳曰如遇公卿諸侯事欲體貼於己如何先生曰安知你們後不為公卿且如遇諸侯事則思量如何替他區處亦是學

先生曰盛衰之數不獨天時地勢亦然故人富貴貧賤如循環然子夏曰富貴在天可見只有道德仁義是不朽之物故在我者不可不勉

問閒思雜慮何以處之先生曰要好古志篤則雜念自不生故曰好仁者無以尚之

陳紹儒言陳白沙至京師丘文莊曰當今之時惟禮樂未備此來請修之白沙不答如何先生曰白沙奚不對曰未遑

一日講畢先生曰諸生在家作何功業衆未對請教先生曰須以為仁作課程如其所行過事及所接友生講論都要一一紀載四書五經依日帖讀其於程朱之學皆當激昂倣倣做去豈世上有箇到何時該生程子又到何時該生朱子來的理只要常自激昂

楷問古之言者如漢之賈誼董仲舒其治安天人策可謂正而能婉乎先生曰正而已如痛哭流涕之類恐不是婉蓋言語有正而不婉者有婉而不正者惟正而能婉者難若晏子屢賤踊貴之對數圍人三罪之說使人君樂從者優乎若伊川在經筵因哲宗折柳對以方春發生不可輕折此言太方使人主怕親儒生不知為伊川者如何處對為妙使孔子處此必自有作用

陳紹儒問格物窮理工夫將格盡天下之物讀盡天下

之書邪先生曰朱子補傳雖曰云云其實在學者格之自有其要但是因其所臨之地而然如此做工夫人猶以為難若必欲盡格天下之物與盡讀天下之書則待何時了邪

梁宇問冠禮有賓拜冠者受之節文似不可行如何先生曰還有見於母母拜之文此皆不可行者也看來禮壞於周武繁文了所以夫子說夏殷禮吾能言之使文獻足則夫子將舉行之矣當在解時亦令民間行冠禮

設一飯請冠者宗親或比鄰三五輩會食冠者跪令識
字者曉說與他為成人的話令冠者謁神主拜父母只
如此而已又嘗過某處有劉參政謝僉憲師徒俱已年
七十處深山窮谷之中曾設飯相留見他畧去禮文其
稱道師傅如小秀才時言論朴直再無虛文縟禮宛然
古人風度可愛可嘉且如今行禮須先體古人之意其
文可畧也若必泥古製皮弁三加反增褻玩耳故曰禮
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易窮則變變則

通通則久夫子嘗語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盖小人儒專於器數儀文上習了故曰德成而上藝成
而下也

先生曰論語孔子答門弟子問仁問孝問政處都以類
從如春秋屬詞比事看來其問雖同夫子或因病而藥
或因材而成其告之各有不同其作春秋亦是此法今
傳例以為凡書盟者皆惡之恐不得夫子之旨楷對曰
聖人之心同天地筆如化工恐不可以例拘如後世之

史先生曰然

楷問革除年間如齊泰方孝孺何以致建文之亡也先生曰建文昏弱之主諸君導他改太祖的法度如侍郎改為侍中郎中改為上士員外改為中士主事改為下士各王府悉照古諸侯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減除祿米有湘王不遵合宮焚之太祖駕崩十日即葬禁諸王奔喪天下諸王已不心服太宗時居燕藩恐其將及已也是以稱兵除君側之惡遂正位號時兵至揚州建

文懼召孝孺曰奈何對曰長江萬艘敵天下一半甲兵未幾萬艘盡向北岸時又有雷擊端門鴟吻當北兵且至猶以門不應古為言改為臯門應門等以合周禮迂闊如此但其死節則可取耳

先生曰秀才學術所係不淺善則足以福斯民不善則足以亂天下是故學術不可不慎也故崔清獻曰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

楷問涵養省察如何先生曰只是一件事無兩箇工夫

纔省察是天理便要擴充是人欲便要遏塞戒慎是人
己不交耳不聞聲目不見形時候於念慮之萌處著工
便是慎獨工夫亦無兩樣先生問克己以何為先或對
曰以省察為先生曰省察自何處為先漫漫從那裏
下手蓋須如曾子之三省從受病痛重處醫治若重處
醫治得其他輕處都可了如好酒從酒上克如好貨從
貨上克久之自有效其格物致知又在省察前一步
先生曰學不進只是己私不除己私不但聲色貨利甚

至於喜怒亦只從所欲

先生曰聞薛文清公為御史時每至三楊閣下門首止投刺與今時不同三楊慕薛之為人不得一見後於朝班中尋訪誰為薛御史始識其面其見重於人如此韓雍為御史曾奉命點齋至吏部直行甬道至堂上高呼尚書某人之名時三原王公為冢宰在後堂高聲應曰有急被衣出迎後王公會都察院問韓某何如曰曾巡按二次甚有政聲王公遂奏擢僉都御史前輩公正如

此

春正月南戶部桂結實纍垂衆以為未之經見也須問諸涇野子楷持以問先生曰亦未之經見也漢書云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昔為人所愛今為人所憐豈其為異乎

一生問志道據德依仁而後游藝與博約之序若相反者何先生曰道德之說與餘力學文之意同因當時專事文辭者發有為言之也博約之說與格致誠正之序

同示萬世學者定法其序不可亂也其他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守身之經也至於欲往佛肸弗擾之召又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者聖人體道之權也

先生曰學者言行須以聖人為標垛則其緒餘可無常說若學成箇孟子學成箇明道沒箇舉業不精的

諸生有問存養省察如何用工夫省察果存養中一事否先生云在聖人無事省察在學者還是省察工夫多

省察就要存養存養亦有省察二者不可偏廢却是靜中有動動而復靜意思

先生訓諸生曰心即田也心田之說最好就是禮記所謂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此等說話當體認

化問心中如何能常明常覺惺惺而不昧先生曰常明常覺則聖矣然亦難至外誘汚染之則不能矣今當去其外誘之汚而專志於道則始而一日之間一二時之

清明繼而三四時之清明終而日夜之清明矣惟患用力之不專爾

蒙問乾之初爻曰潛龍勿用勿用之時正宜用功何至三爻方係之以終日乾乾也先生曰聖人繫爻各因其時之所在位之所宜盡其道焉耳不可以例論也

化問陽卦多陰陰卦多陽故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此陰中有陽也何乾卦純陽而無陰乎先生曰乾雖純陽然乾元用九六爻能變亦陽中有陰也又問六

父皆以聖人之德明之何初父之文言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又似有優劣也先生曰文言有自聖人之德言者有自學者之功言者一半言聖人一半示學者故不同

先生一日論八佾禮樂之旨諸生因以樂經無傳樂學未立為缺典先生曰噫抑末也知樂者其惟漢文帝乎遠竊疑文帝有一賈生而不能用先生極言文帝知樂之故惜乎史臣不知以為未遑雖通達如賈生者亦不

知其微意所在而遽為痛哭豈帝之不能用賈生實賈生之不能用帝也遠意魯兩生識得此意不從高祖之徵其言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興禮樂禮樂所由興積德百年而後可也兩生此言其亦文帝未遑之意哉不識先生於二子亦曾以達禮樂之情許之否乎願終教之先生曰再講

先生曰人之情只是好惡天下之道仁與不仁而已然好仁而不惡不仁則是好之未至也惡不仁而不好仁

則是惡之未至也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古人多說箇力字力有自強不息之意若孔子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學堯舜文武為未足又云學那天地皆是學力處所以成這箇大學問邵子謂一人之人十人之人千萬億人之人學今人未足又去學古人亦是此意應熊曰張子求道甚勇亦是自強不息否曰謂之自強則可不息則未知也因問學者所以息之之故應熊舉人之志分於富貴貧賤以對先生曰此是大界限然人各

有重處須在此克去其要只在窮理明然後能覺洲
問先儒於應事日用之間要察識此心所發是仁是義
禮智否蓋嘗求之心而未得先儒有謂一事上亦有仁
義禮智何如曰就此問之心不安而形於言便是惻隱
不能斷是少義不能辨別是少智因謂在坐者曰今日
所論其間有是者有非者然是者未必盡是非者未必
盡非諸君亦察及此乎諸生未得其旨先生曰程子說
得好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又曰諸君求仁須要見

得天地萬物皆與我同一氣一木一草不得其所此心亦不安始得須看伊尹謂一夫不獲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是甚麼樣心王言曰此氣象亦難今人於父母兄弟間或能盡得若見外人如何得有此心曰只是此心用不熟工夫只在積累如今在旅次處得主人停當惟恐傷了主人接朋友務盡恭敬唯恐傷了朋友處家不消說隨事皆存此心數年後自覺得有天地萬物為一體氣象

葉生問子夏言禮後乎似亦能引伸觸類至作春秋如
何不能贊一辭先生曰聖人泛應曲當如天地之化工
故春秋之褒貶隨意所之無不曲中事理之宜此豈子
夏所能及若子夏初為君子儒又不止能贊一辭矣
或問朝聞道何以夕死可矣先生曰此須知未聞道前
景象何如始得蓋未聞道時只是血肉之軀利欲牽引
心常戚戚如何得生順死安唯聞得此道則耳目聰明
心志寧靜渾身皆是道理當生而生當死而死雖殺身

成仁舍生取義亦無顧累所謂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也且如人之好酒好色雖終其身而無悔者是真知其味也聞道亦然又曰此當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君子坦蕩蕩並看又曰我嘗把孟子謂曠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與此對看彼謂雖生猶死此謂雖死猶生也

文祿問道不可須臾離朱子以靜存動察為言然動靜無二時理欲無二幾存省無二功岐而二之祿溪疑焉

先生曰此總言慎獨工夫存省之功固不可分能存天理便能遏人欲能遏人欲便能存天理故君子用功惟於一念將萌之初加之意焉戒慎於己所不覩恐懼於己所不聞道在我矣蓋此不覩不聞之境人皆以為隱微而可忽孰知其至見而至顯也故君子必謹其一念將萌之獨焉原無二截祿聞此語退而思曰存養之功密於省察既存天理又焉用省察以遏人欲耶蓋克己則可以復禮閑邪則可以存誠矧先言存養而後加之

以省察亦非次第之序聞君子用功由疎以至密未聞由密而及疎夫子之云實快我心王材曰陳子之言尚少體認未得先生之旨

釜初見先生講克己復禮問曰所謂己者我之身也何以欲克而去之先生曰己之與人均受天地之氣以生其血脉本相通也人惟私意一生是以人自為人已自為己元初之相通者始判然二之矣是以君子貴克己則一人已平物我直以天地萬物舉而屬之一身是故

志定於此氣通於彼而天下歸仁堯舜一民飢曰我飢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溺之也其真能克己復禮者乎西銘一篇全是發明此意又曰人惟有己始有人人惟無人始無己己者人之敵也

嘗疑龜山從蔡京之召先儒以柳下惠比之釜謂魯男子之不可是為善學柳下惠者則閔子之不就季氏是為善學孔子者蔡京之惡浮於佛肸而龜山乃欲為孔子之行其不逮閔子遠矣先生曰亦是

先生曰樂道人之短則為己之功必不真切若為己之功真切自無暇說人長短釜聞之惕然又曰人能反己則四通八達皆坦途也若常以責人為心則舉足皆荆棘也

釜問入廟見佛像揖之何如先生曰佛老亦得聖人之偏見其像而揖之亦禮也

吾人只是貧富二字打攪故胸中常不快活試嘗驗之自朝至暮自夜達旦其所戚戚者此貧此富也自少至

壯自壯至老其所戚戚者此貧此富也君臣之相要貧
富二字要之也父子之相欺貧富二字欺之也兄弟之
相戕貧富二字戕之也縱使求而得之尚不可為况求
之未必得耶孟子曰得之有命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
所好

先生曰貧而無怨難是多少大學問在吾人終日只是
學此能透此關則富貴利達得喪毀譽不足寘念中矣
然其功自無欲入無欲故寡求寡求故無不足無不足

故能處貧如富而無怨心

紹儒問有過常存悔心如何先生曰這便是頻復之厲
須是過而能改某嘗謂三過不改為玩過謂其視之沒
緊要便置此念後有過時無所憚也此最不可

無諂無驕雖知自守猶有貧富病根在到樂與好禮上
是甚胸次這便把貧富都忘却了一面從天理上走如
何可及子貢便能自覺在切磋琢磨上做工夫起甚是
知學故夫子許之言詩看來子貢非止論學蓋知學矣

此子貢得力處

應詔問立樂局使人習樂如何先生言君相能使人衣食足而頌聲自作樂局雖不立可也故人而不仁如樂何意思甚廣大不然縱能盡習得咸英韶濩來亦不濟事

應詔問英氣還當有否曰無者不可不有有者不可不無

池州徐宗魯問聖人何思何慮與佛氏寂滅何以異先

生曰何思何慮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的意思佛氏寂滅是死其心矣自是不同也

乙未邵伯舟中語

先生北遷太學過廣陵時諸生十餘人同舟共送至灣頭遇高郵守門人鄧誥迎於舟中設酒先生稱巡鹽徐芝南好學一生曰他嘗言人惟格物便可平治天下何用許多條目先生曰信如子說則當時曾子只說物格而后天下平可也何必許多誠正修齊工夫邪夫格物

是知必須意誠心正然後見之躬行不是一格物便能
了盡天下事且如子華未仕時亦只是講明此道而已
豈能預知一郡人民土俗乎至於今日到高郵身親經
歷便有許多政事條理焉能一舉而了盡一州之政乎
如芝南之說皆今時頓悟之弊學者不可不察

葛澗問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以愚觀之似有可取朱子
解三則私意起而反感恐非先生曰朱子之言是也閤
傳說周公思兼三王坐以待旦思不止於三孟子取之

而季文子之思孔子非之何也先生曰周公之思與季文子之思不同周公之思但就其一事或酌古或準今或宜土俗或合人情必待周知盡善而後行此思之可貴也故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須熟思審處亦無妨也文子之思不在一事上如聘晉而思遭喪之禮則所思者皆私意正犯了勿參以三之條非周公之公思也

葛澗說李空同為海內人物高相曰使空同在必不下拜澗復稱其文似秦漢詩似三謝二陸用心刻苦文集

可觀先生曰欲看空同文集當先觀其奏疏如上弘治正德二疏甚有忠君愛國之心氣節可取如詩文模倣魏晉却差用心使移此心為大學中庸則為曾子子思矣

鄧誥問白沙之時有太虛相友何如先生曰白沙之友太虛猶東坡之友佛印退之之友太顛也惟其友太虛是以白沙之學被引入禪至於孟子之時不聞有此人也周程張朱之時不聞有此人也誥復曰白沙果禪

學乎先生曰然

子實囑子華治高郵當去淫祠以立近代之賢應熊曰
是求賢於廟矣先生曰夢卿之言是也但聖賢與老佛
不同不必立祠然佛老亦巢許之流高蹈山林不恤生
民休戚國家安危自討獨樂便宜使人人為佛老為巢
許則國家誰與之理社稷誰與之安此孔孟之必不忍
為也若白沙之學其亦巢許之流乎因語誥曰子今為
政也當存孔孟救民之心而絕巢許高曠之望庶幾高

郵之民得盡受其膏澤蓋因子華巢許之詩而發

涇野子內篇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涇野子內篇卷二十三

明 呂柟 撰

太學語

宗師曰讀經者不可不讀十三經註疏其書皆漢儒所作其源流皆自孔門傳授將來學得其真所宜參考以求其義

監中諸生之有過者宗師痛懲其罪壓撥或至三次及

金史卷之二十三
其改也則又甚怒與之更始待之如初歷撥者又皆與
刊除諸生撥歷拜辭宗師命之曰汝往歷事與進士觀
政一一般有錢穀者習錢穀有刑名者習刑名然必以忠
孝信讓為本不可忘吾語也

一生以侍直為勞不得讀書求三日一入班宗師曰汝
在此侍直行亦是學立亦是學非必在號讀書然後為
學也

一生言同房友病甚不食宗師為嘆惋即遣知醫禮生

問其疾復出廩米以周之

七月中編刻儀禮圖解書成八月中編次詩樂圖譜書
成軼拜而言曰嘗聞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宗師以此為
教編成禮樂二書興亡繼絕有功於聖門有大造於學
者軼自下土來初入太學聞絃歌之聲雍容和鳴又見
行冠射諸禮從容揖遜恍若身遊於鳳儀獸舞之世竊
思古昔帝王以禮樂治天下以今所聞見推之亦可以
想見三代當時之盛矣

有一監生丁憂具告而無戚容宗師曰爾非丁憂者也對曰生新聞父喪見有某生知證宗師曰丁憂監生而請人知證可知爾之心與貌矣夫當喪不戚吾何弔為乃命典簿廳罷其賻儀本班師友亦勿弔

先生與某先生至一寺中幽僻某曰行到此寺方知此寺模樣可見行在知前先生曰若非知有此寺何得行到此寺知不在行前乎某遂不能對

先生謂諸門人曰讀書無他只要克去自己病處如好

博洽如好文字如好貨財如好名之類皆是一偏之病
各自其好而克之即是學矣

先生謂徐定國公曰聖天子下即是一人可謂貴矣家
積萬鍾可謂富矣富貴皆汝所有此人爵也所少者只
是箇道義天爵也汝母以為與頭巾秀才在一處習學
為恥盖汝即管事千萬人皆在汝掌握中舉動應酬非
學焉能自此習禮公侯咸集先生必人人親教之於是
膏粱紈綺之人不能話談者亦有識得庸學魯論之義

金
卷二十三
者矣

先生開五經館於彞倫堂東一日與諸生講論有歷事數十生咸來聽講揖先生暨諸堂師乃又揖在監諸生先生止之曰禮見同等不起此不當揖是後每講而外士至者俱不揖諸生

有光祿四差諸生告者二三十人先生命侍直四生各收其狀在手每生手中取一紙出則定其差後更有告者先生曰吾亦不知其為誰是後諸生知先生每事至

公亦不告也

有報計八缺數公卿皆有書東欲求與親故先生俱不從乃擇善行貧而地遠如錢嘉猷輩撥之曰將以抑奔競也是後諸生奔競者遂絕

先生惡諸監生稱父母疾并稱已疾者有一生告改南稱父發瘡疾先生曰瘡亦時疾也汝數千里之外何得知之遂責其人而褫其狀又一生告假云已有疾先生一見容貌知其偽也曰疾不可妄稱好學人無疾只是

不好學人有疾

先生在五經明道堂方講詩一生問曰書堯典中命四官有以異乎先生哂曰非所問而問焉汝不讀記中長者不及毋僥言乎教畢而竟告其疑

先生與定國公講論語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言竭力除是力所不能去處方止如盡性修身顯揚之類皆竭力也致身只是不私其身家如死生變故不渝之類汝學問為人全在此二句了此將相之

道得矣鶴問曰如下堂傷足於竭力何如曰無往不通
先生講經畢鶴侍側夫子曰汝省得吾言乎鶴對曰鶴
雖至愚晝夜思慕師訓曰汝思則得之然更要行也

先生與定國講論語禮之用章曰凡人看禮字只做道
字看了殊不知禮字正是舉這道字的器具如謂父子
有親君臣有義其用昏定晨省等禮是舉親之道其朝
覲等禮便是舉義之道和字只是箇自然從容便是故
禮必由中心自然形見出來方是和

先生曰子貢謂孔子溫良恭儉讓蓋溫和平易謙讓的
人人方親近得若驕傲稜角粗慢的人人怎生肯去親
近他儉如著好衣服的人人難親近若著尋常衣服的
人易親此等處夫子最近人情人將聖人看太高遠了
反失之矣

歲貢生百人咸至先生即命年長者報名事未畢吏呈
部取參表缺七八人先生即命聽點年長者過來諸生
莫知其意猶有退縮在後者先生冒指年長七八人遂

定其差其又有欲去者皆是退在後面的人皆不許先生曰此即是數也諸生皆云夫子之無我如此報名中有一生急遽而過先生呼之曰這秀才還未讀定性書乎

先生將升監有班生告云監生蒲陽生病故矣先生聞而變色即徒行往弔至號前見其尸寢地服破衣失聲悲痛劉東會見先生哭之慟恐傷也兩手扶持先生歸廂房猶曰苦哉此生也言未畢一生又告云監生劉棹

病故矣先生益哀戚遂免升監止樂三日往弔哭之如蒲陽生之喪前周萬翼賈倫之故夫子慟之亦如蒲劉其陽生與萬翼則甚貧聞先生之意而興起助喪者百餘人其賻禮約有二三十金故先生與諸生曰我欲不舉善行周蒲等生安得全軀歸鄉乎我舉善行汝等何不實體我心行乎

有堂長受賄事覺者先生既責之矣其人謝罪二三次俱矐無侍側禮生方云謝罪先生曰我以公責汝汝何

待無人而私謝我乎即此行就是受賄之真也其人再
三強辯先生曰汝讀何經乎對曰春秋曰汝知誅意之
法乎其人不復答

丘生既撥歷來見於明誠堂曰一向思念老師只是在
歷上不暇今專來謁教言畢袖中取出補狀一紙云支
膳鈔先生哂曰秀才說話差了理欲不可並行

先生無往非敬無行非義凡遇上位賜筭梅等鮮必稽
首拜而受之使人持歸獻諸先人或送墨帖數葉先生

方展而觀之內有太祖心箴數張即速起捧讀然非誠敬純一者何能遽然行得出來

梓釋曰只是心常在

習禮公侯來學先生命一生先講經義使聽之既畢方自言其旨既畢又使友伴舉人與詳說其故復講之日始問之且謂諸生曰皇祖聖主之意為此輩欲知書聞道其意不淺淺也

先生以禮樂久荒慨然以興起為己任爰命盧堯文等考訂儀禮衛良相等編次樂章俾諧之音律仍令禮生

演習冠射聘燕士相見等儀於時園橋門觀聽者如歸
市率相嘆曰乃今獲覩三代威儀每晨夕升監之先必
奏樂詠歌和律洋洋盈耳諸生用是多退讓恭遜之風
先生於彞倫堂講書後仍擇禮生頗通經業者考問討
論親自臨決於明道堂疊疊不倦又立考經校史禮生
統命之曰凡讀書必須看大頭腦直與身心相切意思
自別其考經從那十三經註疏上看那先儒所說的話
去古未遠淵源傳授多從聖門來者則識見自是廣大

校史者必向溫公資治通鑑左傳綱目等書參驗符合
議論是非關係政體方可

一日諸生有告依親者復欲改南改南者復欲留監先
生喟然嘆曰這箇都是志不定惟志不定所以有此過
失因進廂房諸生謂曰學者全要立志使志能有立焉
得有許多紛更擾亂之事夫子所以說箇三十而立夫
以夫子之聖尚說三十而立則立也亦自不易學者必
須能立方可謂之學諸生因問何以謂之立志曰中心

見得明執得住外物從他不能搖動便是聲色也不能動他貨利也不能動他就卓然立得住了今之學者且莫說耳順從心地位只是能立得定便是好學者了不要說三十而立便是五六十歲七八十歲能立得也好不然便有活得百歲的亦不過倒東倒西與草木同腐朽而已如今人但曉得七八十歲百歲之壽不曉得由百歲而上有四五百歲壽的如古人有勛業文章傳於世者是也有千歲萬歲壽的如孔子道德垂於不朽

者是也自古六十歲以至百千萬歲惟人所為當自立志始

先生因舉人為貧泣以告差曰如此無力為貧所困了且爾不觀顏子之處貧乎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我嘗說欲知顏子樂處當觀常人憂處人須要克得這憂去纔見得那樂來

有監生數十輩爭納監規有失次敘先生哂然曰全無遜讓之禮何至如此仍進後納者獎之書名紀善簿先

令之出其爭先者顧抑之使到繩愆廳紀過且告之曰
欲先者反居後退後者反得先可見謙受益滿招損汝
等今後當痛改此等氣習

先生一日閒居廂房驗諸生誦史頗解記遂喜而笑曰
爾等皆解記憶邪今日在此不可虛過了日子必須朋
友互相講習有些益處方好且嘗觀程子語錄乎其說
話雖覺粗些然意思却明白易曉我嘗有程子抄釋第
取觀之亦自好若便覽五經四書聖人精蘊所發難遽

通曉先從那程子粗粗說話體貼將去則五經四書方有進步處

鄭博士等進見論及為學當以明道自期待先生曰然因問曾有程子全書否對曰未有也曰它書不有猶可至如程子書可不攜邪因問周子張子何如曰看五經四書後周程張朱四子俱不可不看經書之後舍數子將誰與歸先生於四子俱有抄釋曾戴冠等梓行之先生告諸士子曰冠輩之志遠矣

諸生有告改南監者先生曰你們改南者都為著父母來其間亦有不為父母圖一己私便的夫道之不明學之不講雖往天外去也只如此虛過了日子

先生凡遇生徒有丁憂者必遣本班師友吊問隨賜賻儀比其來見輒感然嘆曰傷哉即呼吏人速與文移且曰你自這裏回去必要守著文公家禮為好

監生盧堯文等刻儀禮完印數冊送上先生勞而受之曰此書我意欲通示諸生題本要工部刊行爾等乃奮

志刻成此書不以衆人之事而惜己之勞費這箇就是善行今所進本中已將盧堯文等名達於九重看了爾等初亦不圖美名之上達只是要速為好事而行之耳時侍立諸生感嘆其善先生遂進盧堯文三人各賞紙一百更勉勵之

監生張九山病故有同鄉監生楊景新稟告先生愀然不樂曰嗚呼噫嘻得何病而至此何故早不來我這裏說知對曰先前本生以痢疾曾於西廂房給假來曰九

山有子否曰無也先生顧諸生曰快教典簿廳給銀殯殮其周旋喪事就是你同鄉者與他一處仍命演樂堂徹樂時先生衣錦服為易襦服焉恨初之不聞其病也自後令西廂給病假者咸報名知會

友長一生匿班生膳銀首知檄鎖以示衆因堂官與說宥之越三日至廂房諸生事完各退方跪謝罪及詢其遲來之故多出誑言先生曰汝猶無實言對我乎其生猶文過不已以為畏罪而遲來也先生曰爾本畏人知

已之過重已之羞故待人少時來見爾猶無痛改之心
已之過正宜於衆人在時昭暴而受罪以示不敢復為
之意使人之間者無若已可也今爾不省得猶來欺誑
我著繩愆廳檄鎖來說次日升監畢集六堂堂友長使
觀其辱且問曰爾等知我檄鎖此生之意乎僉曰未也
乃告之故且曰我擇爾等為堂友長正謂才識德行足
以表帥諸生我之下有六堂官六堂官之下有爾等而
已可不慎哉故我之欲舉善行以勸諸生託爾等推保

即信而行之舉得其道人將相率而趨善假如前蒲陽生等死無所歸其監咸感義助銀死者遂得殯殮還鄉我的意思正要人是這等興起為善出入相友患難相濟疾病相扶持古之八家同井者且然而况爾等游於太學者乎又聞你堂友長其間亦有索班生銀錢方保善行至若著實為善者未必推舉如此却不負我之心了頻感不樂久之時西廂童先生在座申命曰老先生惓惓懇懇只要你們做好人各須體知此意有則改之

無則加勉先生又告曰今說與你知後來若訪得有此等事輕則檄鎖重則送法司治罪你既以小人之道自處我亦難以君子之道待之矣諸生皆悚愧應曰敢不承教諸生出仍召六堂官數其教法欠嚴焉

先生以惡有所懲而善無所勸何以得人之興起由是以己之耳目不能周知令各堂堂友長保舉或同號同鄉亦令保之猶恐其私也必徧審同班監生有不當者許出首除名每季揭一善行榜免班優待於時通監諸

生皆知相觀為善云

監生張王二人相詬罵陳於東廂二人紛攘不息先生令繩愆廳各責後來見先生曰今你兩人都沒說了張曰是也王猶憤然作曰生員被張某罵不甘張言無罵先生曰王生你從實說來他果然罵你不曾王生曰他不曾罵令他小的來罵爭辯不已先生曰再責二十頃之曰且止仍問王曰才要責你二十今饒了你知不知道此意否王說不知其意先生曰你說張不曾罵此是良心

不昧饒打處在此王退顧謂端本等曰生說張不曾罵此是良心不昧處為人須在此用工夫便是毋自欺也先生見一歲貢何繼蘭齒長家貧衣衫百結則助銀為買襴衫及將撥歷計其月日例貢讓外少數日先生憐而撥之舉人李元亦貧除例讓外猶少三日撥焉侯天敘忽然告曰何其偏私之甚邪遂舉二人之事以詰先生其言衝突無比先生怡然應之曰凡士夫請託不聽輒以取怨皆為佻秀才也吾於監事自以為庶幾無私

矣而猶以為有私乎且李元何繼蘭吾始哀其老與貧而量撥之耳非有私於二人也由爾言之有妨公義乎遂止二人不撥會他日衛良相編樂譜既成先生承王命正樂詩音律以諧乃喜而嘆曰是可以傳也欲梓行而未敢輕瀆朝廷仍以盧堯文之事望諸義舉於是願刻者羣起石民賢奮而言曰如此全是啓人趨利之心此輩尚未刻書遽有超撥之望於理為不可於教有未安先生聞之淡佳納焉曰在我廂房禮生中未聞有此

直言對我者汝能為是言以告我善哉前有侯天敘亦曾告我撥歷偏向舉貢爾兩生就在我廂房做箇告過禮生今後但有過差就稟我知爾若知在外再有能直言者亦舉將來做告過禮生也一日衆舉人侍立先生曰爾等在此務去隆師親友講明經史務要體諸身心與世間幹些好事可傳於後如古人能活得千百載方好不可虛過光陰枉在人間生一世也監規久廢諸生居監者破矩削繩安逸自便殊失祖宗建學育才之意

先生至則振其怠惰之習以循舊規衆皆駭其勞而畏其嚴也強勉升散屢有犯干由是作監規發明以示衆使愚蒙者易曉一日新進歲貢僉來告曰諸生在學日久頗諳軌度告乞免背監規先生曰你輩亦為是言乎你輩雖在學年演未識監中事體我太祖皇帝為你們費多少心思周旋盡制你們只一誦讀便以為喫力耶故我所以發明之正懼汝等有慢易忽略之弊也

先生視監事非朝賀及風雨未嘗一日廢自晨至夕未

嘗一時休息非為諸生設教則看古人書嘗謂端言曰
人須要著實用工將那不曾讀過書每日誦記方有進
益不可空過日子先生每每教人只是實地加工勤於
向學見善則喜而進之見不善則矜而誨之故有志者
皆樂從焉

一生屢給病假先生曰有志用功自無病常有病皆不
能用功者也我如此說中間亦有以我為然者亦有以
我為不然者大抵立志以勞其筋骨精神振作懶病自

不得而侵矣

一日襲會昌侯孫應乾侍聽講誠意章先生曰此章大段工夫只在毋自欺上或善或惡苟既知之能不自欺則善必能實好惡必能實惡而意就誠矣小人之為不善只是瞞昧了自家的心不過欺得自家至若那心廣體胖非是他這箇存心篤實發言措行無不光明正大焉得胸中快樂如此學者必須真誠用心方好講畢謂應乾等曰曾子說十目所視何以言十目所視者謂何

就將此作一說來看他日呈稿先生曰此十目言視之多也百千萬目俱在其中却欺得誰人的目又問諸生你道看甚麼來或以視善惡對或以幽獨對先生曰正是幽獨之時視吾心之或善或惡俱不能掩邵子曰一念之發鬼神已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正此之謂也時有一舉人告趙撥先生曰汝豈惟十目十手不畏雖千目千手亦不畏矣

先生命舉人張暄講說齊家治國章大意畢問曰治國

有許多條款如農桑學校刑名錢穀甲兵水利虞衡之屬略不說著一些却只說孝弟慈便好治國何這等省事耶對曰也只說本源所在節目自在其中曰你就將本源處分割那節目何如暄未有以對也久之先生曰條件雖多推之一理故如保赤子著實以慈愛之心求之飢為之食寒為之衣則赤子自無不保人惟恐無孝弟慈之實若能以孝弟慈之實用諸行事則農桑以足民之飢寒而與吾君固邦本學校以教民之俊秀而為

國得賢才與凡兵刑以禁暴亂錢穀以廣儲蓄者無不可推而行之故齊家而國亦治也堯舜能誠心以致治桀紂不能故亂亡

先生見監中人數甚多淹滯奏復撥歷舊規增缺減歷命下撥歷寬於舉貢兩行照例行之日月多者撥畢謂諸生曰你們都是門人我非有私但歲貢在學年久或家貧無以自給且彼人數又少你例貢家道俱是過得而人數又以千計若拘你日月而不撥歲貢彼將何時

而撥乎故歲貢生雖日子欠者亦有先撥於你的每撥
不過數人耳又今減歷事例各行俱宜均沾豈只與你
例貢邪次日俱進拜辭先生曰爾在監中俱守我的規
矩今日出監了你讀的書如今要求箇出仕的道理大
抵人只是一箇孝弟忠信著實行得便是學者你們既
到各衙門歷事就是觀政一般須要體著我的說話及
平日所講者採而行之

二月二十八日諭諸生以後監規俱要全背不追其既

往夫全背始為遵守祖制他日出仕忠盡不欺本於此
矣

考列優等者特加厚待凡有差遣與善行上榜監生兼
撥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不可非其人也

先生諭諸生凡有衷曲許令告訴與之區處且曰我與
你有師生之分兼恩義之情有蘊不告却去轉央權勢
以起奔競是不以道為重定行壓撥

六月一日行釋菜禮後諸生將有少縱之情宗師令禮

生俱到本堂作揖推其餘敬以率人矯輕警惰之法嚴矣自後朔望亦升堂作揖不入班而退

監生王永壽有孝行諸友保呈先生深加嘆賞并錄其來保之人詢其行事之詳是豈惟見永壽悅親信友之善哉孟子所謂與人為善者也

監生賈廷傑為其友賈倫殯殮并檢其行李無失宗師許其有寄託之義仍令書諸紀善簿首獎之曰克敦友誼示民不佻

王莘長差過限應痛決壓撥因其言動誠實原情止壓一撥兼免其責且曰事師無犯無隱莘有之矣

凡上榜監生方收為禮生執事有顏渙者願親侍教呈稟明誠堂先生不可有侯生者力薦其小心謹慎復收錄之益不拘拘於守法而所謂毋意必固我者殆有見於此乎

定國公講論語首章先生曰此惟在學以時習則得之定國不可只謂進監時是學凡處家衆有法接賓僚有

禮馭羣下有恩義皆是學

有數生請依親先生曰此亦人子之情也果出於誠不失為孝子如其偽也豈忍乎哉吾之允汝者允其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也諸生體之

六月初二日升早堂先生命諸生疾行有侯生者舒徐而進遂召跪階下呼六堂堂友長而語之曰吾命汝疾行者以祁暑日色已臨階砌矣今侯生肆意緩步豈不思爾身後千餘人皆在炎日中乎夫禮以時為大順次

金史卷之二十三
卷二十三
之諸生謝過而退

有二生稟同鄉監生物故先生聞之惻然俯首淚下偕僚屬諸生親詣喪所大慟出聲顧其死者曰人孰無死斯死也傷哉遂給已俸命同班師友置棺槨布帛固於收殮仍與迴鄉闕文臨喪師生及左右吏役罔不垂涕畢退處更衣其感慨之情終日不釋遂蓆服三日不演樂

有二生訟者先生命自陳其由曰爾勿自欺也友道不

篤性之戾也一生自首曰彼不詈吾詈吾者其僕也先生皆貸之問曰爾知之乎對曰未也乃誨之曰人之過難於自首此即是良心發見處學之道豈外是哉

先生撥歷有巨宦為親戚請超撥先生召其生跪於前而數之且曰吾教汝講書不過言語文字之細吾教汝習禮不過聲容器數之末何補於諸生惟有一公直耳今既以來干吾何以為教叱之去不允紀其名於集愆

冊

先生嘗錄罪之尤者註壓撥以待自新有數生舉同班
壓撥者改過請免壓先生曰何過也對曰聞祖父母喪
著雲緞衣而給假先生曰此過大者也爾聖人之邦人
也不如此何以為戒法諸生勉之



涇野子內篇卷二十三